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三岡識略 第六卷

改歷 己酉二月，欽天監奏：南懷仁推八年曆日，開載閏二月。夫雨水為正月之中氣，既有中氣，則此月即為九年之正月，應閏九年二月。通行天下，將現頒歷所載閏，不必看。

議蠲

吳給事國龍疏稱：欲救民疾苦，莫若蠲免積逋。蓋民力止有此數，經徵完則帶徵欠，帶徵完則經徵欠，今年所欠之經徵，又為次年之帶徵矣。積欠相仍，桁楊載道，亦復何益？請自八年以前，悉行蠲除，則窮黎得生，而皇恩遠沛矣。黃門此疏，真救時急務也。

白堊

吳門朱翰林典，家鉅富，其園居產白堊，每季取一次，歲可得百餘石，旋掘旋生，冶坊爭鬻之，積資無算。錢氏松樞九載：山左王塚宰國光，有山地一區，其土結為鐵沙，世擅其利。想即此類。

產異類

海虞孫狀元承恩女，嫁戴氏，一產三子，俱非人類：一額有角，一遍體生毛，一獸頭四足。才出腹，便大笑不止，母驚死，家人立斃之。

無臂道人

粵西全州有無臂道人者，少為將，砍去二手，病廢，隱居方外。喜學書，以肘夾筆，揮灑不倦，士大夫甚重之。每書款，自稱「無臂道人」，卒不言其姓氏。

先聖遺像

距松郡四里，曰陳陀橋，積雨基陷，居民運土築之。不數尺，見一巨碑。眾挽之出，石紋駁犖，拭視，乃先聖遺像也，傍列大字五，曰「唐吳道子作」，衣冠帶佩，極為古雅。按隋大業中，夫子三子孫預宦於吳，遂家焉，因葬衣冠，並立廟此地。宋淳熙中，有僧掘得寶玉六事，三璧、二環、一簪，皆古物。今復得碑像，士大夫相與迎入青浦學宮。

長年

趙謙，閩人，善容成御女之術。年一百六歲，畜數姬，舉子女餘人。京華貴人，爭相延致，競作詩歌以贈之。聞今尚無恙。

鬼門關

天下山水之奇，莫過於粵西，然地極險僻，兼多瘴厲，故宦游者往往不能窮其勝概。孤城吳太守先，奉使安南，隨地有紀。其過鬼門關，題壁曰：「路入鬼門隘，崎嶇擁漢旌。翠山蠻霧合，白屋野煙平。樹蝮陰天見，林颯白晝行。詞人遷謫地，萬古一含情。」太史語予云：安南冠服，頗類中華，束帶垂紳，絳袍烏帽，與明無異，但其君臣兩足俱赤，則殊不雅觀耳。

太湖水溢

太湖跨三州，納徽、浙諸山之水，周圍八百里。吳江縣去湖較近，於六月二日辰刻，西南風起，水一擁而至，平地高丈許，漂沒廬舍，溺者數百人。縣令大驚，一耆老白壓水故事，取縣榜從牆上投水，拜呼曰：「吳江沒矣。」水遂退。

古錢

陝西廣陽府東山，有不窟墳。相去數丈，一古墓崩裂，中有石室、石牀，堆古錢數處，散佈四角，總計九百九十九枚，形方，長几二寸，狹上闊下，上有眼，下有方空，刻古篆二，曰「貨布」，其式甚古。考太公九府錢，有刀、布諸名，製像立名，俱相吻合，豈即此錢耶？土人云，以之辟邪，最效。

負托遇鬼

越西王君益朋，由詞林轉吏垣。江臬盧慎言貪穢狼籍，被劾，行三千金托益朋，求居間。益朋受金而不為之地，竟伏法。是秋，晉秩同卿。始入署，忽見慎言從內出，責以負托，揪髮亂毆，隨仆地。呼家人，具述顛末，嘔血數升而卒。益朋有弟家居，創園亭，責一匠役，匠憤甚，奮斧劈之，立斃。計其時，即益朋死日也，聞者歎詫。

魏柏鄉

前明進士曹胤昌，楚人，於辛亥季夏往滇迎贈公柩回籍。過楚雄府一村，有農家童子，年五，臥病在牀，聞門外車馬聲，大呼曰：「此曹石霞也！何故過門不入？」促父往邀。父愚人也，怪其妄，叱之。久之，聞於府正。府正適與曹晤，偶述此事。曹甚訝，竟枉道復至村中覓之。此童大喜，留坐，與敘契闊，並誦曹會卷，深加歎賞。述都中晤語之地，一一不爽。曹驚曰：「得非內閣魏柏鄉老師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何以托生於此？」屢叩不答，良久曰：「我病已劇，今將往粵中某縣，兄當偕往。雖然，恐兄少遲趕不上矣。」曹駭別。未幾，此子卒。曹扶柩至昆明，寓西寺，亦卒。許觀察續曾親過其村，聞之甚確。

禱雨自沉

六月、七月，亢陽為災，路絕行旅。細林山道士曹耕雲，向以術自詡，築臺高數丈，步罡畫訣，每日上奏三次。又用黑犬礫血，雜降壇焚之。擾擾半月，日色愈熾。時有僧明願者，東昌人，俗姓田，披剃馬寺，合掌跪赤日中，不飲不食，望空拜懇，誓願以身殉。至期，躍入跨塘橋河，自沉死。

墨竹

墨竹一派，自梅道人後，宣、正間則推夏，論者謂可比肩元鎮，徐渭、王問不及也。邇來畫者雖多，鹿城歸太僕孫莊，氣韻蕭疏，頗多古人遺意。莊別號鑿鉅山人，性好奇，喜醉後揮灑。嘗畫巨幅，題一絕貽予曰：「勁節寒姿自性生，颯然筆底作秋聲。吳兒只解稱朱鷺，柳葉蘆苗浪得名。」

兵變

九月，總戎梁公化鳳病故，兵四出為盜，署印侯將軍不能制。於八日，群聚府門索餉。郡守耿繼訓，少年不知事，以漫語應之。兵遂大嘩，擒守毆置，衣冠毀裂，擁至小教場，兩日一夜，不與飲食，備受窘辱。時府藏告竭，計無所出，向典鋪貸發，始得釋。兵氣既驕，肆行剽掠，百姓為之罷市。

射虎

上巡幸上都，駐蹕山海關，分騎大獵，一日獲虎二。上復親射虎，虎咆哮而前，一近侍奮身當之，虎銜去數武外，置地，坐其上。眾共格殺虎，近侍竟無恙。

女怪

東洞庭有賈人吳繼進者，家巨富，繼進尤善居積，百貨充斥。一日，與客談，忽空中聞應答聲，謂吳曰：「我儕八人，適來托跡，但日辦素齋，並呼梨園一部，此外勿煩主人也。」吳唯唯，翌午設席，布灰於地以驗之，足跡皆婦人，因呼為女仙。如是累日，吳憤甚，赴張真人府訴之。寂然數日，復至，設席如初。伶人私相語：「我輩真白日見鬼矣！」猝有批其頰者，昏仆於地。群優叩頭乞哀，久之作聲曰：「姑恕汝。」自是或拋瓦礫，或几案無故自舉，或登樹顛，或騎屋樑，變幻百出。吳有姪，僅知書，性誇誕，自負大貴，盛衣冠入，厲聲叱之，語未絕而頭上冠從空中掣去，左臂中一磚，踉蹌走。怪鼓掌大笑。內帑悉為徙去，合家苦之而不能禁。予謂吳聚斂無厭，故有此怪，財盡則崇止矣。周孝廉官與吳密，述之甚詳。

北人不知南味

慶曆中，學士會於玉堂，偶置生蛤蜊，令饗人烹之。久而不至，檢視，則曰：「煎已焦黑，而尚未爛。」坐客大笑。頃萊陽宋琬飲予齋，有海螵，宋極力齧之，忽攢眉曰：「此物不甚佳，半日止碎一枚耳。」坐客大笑。

猛虎行

孟道脈者，武昌人，為婁令，性貪而昏，破家者不一而足。又酷嗜龍陽，衙役年四旬以內，及無髭鬚者，往往不免。歲餘，耗正供五六萬。撫軍列狀上聞。適於春首獲一牡虎，婁民益奇之，以為令豈其牝耶？不然，吾邑素無虎也。楚人杜濬作《猛虎行》以紀之。道脈後擬辟。

神火

壬子二月二日，貴州鎮遠府，神火自石屏墜下，狀如星隕，怪風四起，火飛渡河，官署民居，盡成灰燼。百姓奔避山中，火復熾，虎豹咆哮，塵霧四塞，日暮火始熄。

偽碑

四川成都府武侯廟，年久傾頹，有宋觀察可發者，喜功好事，取一舊碑，偽鑄六字，先一年埋廟下，後托言重修，掘得之，報幕府，擬繕疏上達。適有發其事者，遂中止。碑首列一「亮」字；下有「千一出」三字，言歲在壬也；中有「水月主」，乃國號；「庚不大」，乃紀年；「蓋口八」，則自寓其姓；「龍復臥」，竊比於諸葛也。嘻，亦愚矣。

鑿吳淞江

浙江范承謨、江撫馬□合疏請開吳淞江。辛亥冬起工，至壬子孟夏告竣，復作閘以備衝擊。但沙鬆水急，隨築隨崩，勢恐難久耳。時畚鍤如雲，皆朝廷出錢僱夫，而有司仍照田分派。或業多者賄脫，而窮民反承役，百姓苦之。計費金錢三千餘萬。自海公瑞鑿後，至是已一百二十二年。海公調停允當，不煩國課，不費民財，計日奏功，士民皆追思之。

拂水山莊

柳是，字如是，吳人，初名楊影憐，流落北里，姿韻絕人。錢牧齋一見惑之，買為妾，號曰「河東莊」。為人風流放誕，先生愛之深，不為管束也。捐館後，族人群起攻之，柳自縊死。予偶游拂水山莊，賦詩弔之曰：「山頂流泉入屋中，迴廊曲曲閉春風。鄰侯書去空存架，惟見江梅繞砌紅。滿壁丹青寫舊詞，朱欄碧樹尚參差。燕樓寂寞佳人死，不枉當年賦柳枝。」

果報

福善禍淫之說，雖不可盡信，然不於身，必於子孫，報應之理，實有不爽者。吾鄉李學道慊、徐縣尹鼎、陶孝廉、周郡守茂源為孝廉時，郡中一孀婦，無子，挾厚賞，族人欲攘之，訟於官，四君為助。適當計偕，當事委曲從命。婦自縊，臨死曰：「生既不能自直，死必有以報諸公！」歲辛丑，李官楚，疽發背死。庚戌仲夏，徐游秣陵，泊舟散步，俄踉蹌回，謂偕行友曰：「頃見皂衣人手持勾帖，云為孀婦所訟，視之，我四人名皆在焉，惟李有硃點，云已攝到，殆不免矣！」叩其故，述前事甚悉。急歸，腰生一癰，漸大如盂，逾兩月卒。辛亥，陶君腦後發一疽，自夏徂秋，旋繞滿頸，稍動搖，頭似欲墜地者，家人互相捧持，不臥不食者，三閱月而卒。壬子夏，周君亦患腰疽卒。徐恂恂長者，平生無大過；周守括蒼，討論風雅，與騷人墨士日夕唱酬，乃年僅一周，俱罹惡疾。諸君之過，皆出無心，可惜亦可畏也。

瑞蟲

七月，時飛蝗從西北蔽天而來，草根木葉，靡不立盡，獨不食稻。半月後，悉向南去，不知所之。農人歡呼羅拜，目為瑞蟲。

暴風攝寺

閏七月，淮安南門外烏沙河西嘴，有祖堂寺，於初四日二更，忽風雨暴作，將寺攝去府西數里外，磚瓦木石，皆從空墜下。

陸園勝概

當湖有馮孝廉者，家甚富，於郊外營一園亭，竭盡心力，五十年始落成，廣袤幾二百畝。孝廉歿，無子，陸侍御光旭以善價得之。予偶游其地，侍御觴予於園中，曲欄窈窕，修池逶迤，古木蒼藤，翳天蔽日。其最勝者曰「桂徑」，老桂數千株，夾覆其上，行其中者，巾袖皆染濃香。池中製一舫，客至先命酌，令二童子鼓枻而行，但見小橋斷岸，曲折迴旋，澗花乍舒，白鶴徐步。又一小閣，供花神二，於春秋二分設祭，祭畢，邀好事共醉。蓋園林之勝，甲於東南矣。

二首人

八月。華亭磚橋北里許，予家別業在焉。鄰人喬蘭妻李氏，產一子，頭上復生一頭，上頭差小，止具二目，厥狀如胡盧。其父驚駭，以足踢之，聲啾啾，殺而瘞諸野。予目擊之。

蘭亭真本

世傳《蘭亭帖》，唐太宗殉葬。後遇溫韜之亂，發掘諸陵，復出人間，流傳無定。至明，此帖入會稽張氏。其裔孫名陸者，與予世講，幸獲一見，真昭陵真跡也。後攜往都門，輦上諸公，爭欲得之，以索價太高，未有售者，復歸山陰。今張君已歿，不知此帖又落誰手矣。

嘯雪庵

吳綺，字冰仙，姑蘇人，許參政之室也。幼負才藻，善詩畫，所著有《嘯雪庵詩集》，記其《詠相思鳥》云：「南粵春深花木殘，羽衣身暖錦成團。佳名莫與離人說，彩色惟教繡女看。丹實啄來妃子笑，素枝銜去楚臣歎。霜縑擬寫相思態，應為傷心下筆難。」《詠雙蝶》云：「韓憑夫婦兩魂狂，來往欄前亦自忙。晴日試調妝後粉，春風新檢舞時裳。殮多芳芷須猶釀，睡穩花枝夢亦香。欲與何人透消息，等閒飛過宋家牆。」見此二詩，其才調風情，不言可知矣。

蔣公坐化

癸丑正月。金壇蔣公超，字虎臣，順治丁亥殿試第三人。公性恬靜，薄於嗜好，官居清要，邈焉物外，布衣蔬食，有如儒生。時以公事往五臺，由武當入川，謁峨嵋山，入伏虎殿，沐浴趺坐，誦佛號數聲，留偈一首，擲筆而逝。夫人一生，鹿鹿利名，急流勇退者，已不可得，乃能深究性理，超脫形骸，不意我儒中乃有此人也。偈附於後：「翛然猿鶴自來親，老衲無端墮孽塵。妄向鑊湯求避熱，那從大海去翻身。功名傀儡場中物，妻子骷髏隊裡人。只有君親難報答，生生常願祝宏仁。」

總河為神

朱尚書之錫，治河有功，並有惠政，歿於任，頗著靈顯。地方官請肇封，朝議以無所憑據，難加封號。總河王光裕請敕為河神，百姓立廟以祀，至今血食，遂與金龍神並盛云。

國祚之久

三月。土魯番國入貢，疏言「臣國蹇遭變亂，不能進獻。今地方稍平，時遭兀魯和際於一千八百三年二月二十八日，遠貢方物。」夫國祚之久，周家八百尚矣。自漢以下，多不過三、四百年耳。乃遠方小夷，不立年號，止記歲月，一姓相襲，至千有餘年。後黎西國貢獅子，亦稱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。俱見邸報。

知貢舉

唐宋科制以來，最重文衡，凡知貢舉者，必循官序，採文望素優者充之。如唐人詩曰：「三主禮闈年八口，門生門下見門生。」得見本門孫，便侈為僮事。本朝則不然，大約一登翰苑，即可與斯選，往往有門孫之門孫相聚一時者。然或終身不識一面，或相遇如路人。世誼既疏，情分益薄，事雖盛而實則衰，不足榮也。

蠲租

上以江南蘇、松、常、鎮、淮、揚六府連歲災荒，民生困苦，□三年地丁正項錢糧，特蠲其半，計蠲銀一百三□四萬七百餘兩，米豆三萬七千八百餘石。

靈棋經

《靈棋經》，不知造於何人，列唐人一序云：漢留侯受之黃石公，用梓木製棋□二枚，刻上、中、下字各四，擲而成卦。每歲人日，以酒果祭之。考書推辭，吉凶得失，無不奇應。予虔奉二□餘年，即以事叩之，□驗八九，勝於向市廛日者問卜多多矣。

貪報

海昌沈令式為廣東學政，頗納賄。其前任某，亦以貪褻職，諸生環署大嘩，某恐甚，念積鏹不能盡出，乃貯諸井，覆以巨石，人無知者。及沈蒞任，前任公子攜兩僕來謁，禮幣極厚，密告曰：「先君宦貲若干，藏於斯，今來叩取。倘蒙相許，願分其半。」沈及子建嶺歡然迎款，詢知金所，毒殺其子與僕，掩屍於井而攫其金，自為得計。及罷歸，將抵家，建嶺忽見其子突至前，呼號索命。一夕，無故於舟中倉皇自縊。令式驚駭，心復慚恚，不兩月相繼死。雖有遺金，豈能享哉？海寧耆儒朱襄述之甚詳。

縣令為丐

粵東陳鑿，明季貢生。國初選華亭尹，略知書，而險僻無所顧忌，又性喜訕人。以侵糧下獄，僦居松郡，士大夫無與往還者。每至舊役家索飲食，稍不如意，或訐其陰私，或訟之官，人皆畏而避之。或遇於路，以為不祥。至老耄，不能餬口，夫婦相攜，行乞於道，年八□，竟以餓死。夫以本邑之官，而即為此土之丐，亦目中所僅見者。

親喪不守制

三年之喪，古今共行，一聞訃音，未有不匍匐奔赴者。時江蘇藩臺某，丁內艱，戀戀不能去，再三懇撫軍題留。上謂塚臣曰：「親喪守制，一定之例。慕天顏獨無父母乎？速令難任。」後竟在任守制。又里魏學渠視楚學，首春聞母喪，匿不報，至□月終，猶吉服蒞事，被參而歸。二人一甲榜、一名孝廉，乃貪位忘親，一至於此。魏君家世忠義，尤為可惜也。

藏鏹

武林公署前，有頽垣隆起，相傳已數百載，不可動，動必有殃。是秋，總戎金固山礪駐節於此，薄暮獨坐庭際，見二人，衣一黃、一白，徘徊往來。就視之，心頗異之，命破其垣。鑿地丈許，獲石函二，重不可舉。啟視之，一黃金，一白鏹也。每笏鏤「韓斬王」三字，金豈韓之後身耶？

普陀藏經

普陀有《藏經》，賜自內府，牙籤錦□，備極華整。偽蕩湖伯阮進，欲乞師日本，遣使齎往舟中。有僧湛微者，前自日本來，因與同載。行數日，忽風濤怒號，潮水如墨，有兩紅魚長數丈，橫墨浪中，鱗鬣俱見，其餘眾魚，出沒前後，舟不能進。群拜且祝，急出兩國界龍王敕書二道焚之。行向晨，風漸緩。一晝夜漂泊，南去殆數千里，急轉帆而行。既抵日本，隨行一舟亦到，云並無風浪。乃知此船以《藏經》故也。始，其國聞有《藏經》，甚喜，及聞湛微名，大驚曰：「此僧復來，是速死耳。」因不受，敕護經而歸。叩其故，則以湛微曾入天主教也。先是，西洋人為天主教者至其國，國人信之，各授以秘術，自國王及民間閭閻，悉為所亂，一皈其教，死生不易，主者遂肆奸術，糾眾作亂，其國大發兵撲滅之。自是痛絕西洋人，設法嚴禁，於通衢置一銅板，鏤天主形於上，凡各國人往來者，必使踐踏而過。或衣囊攜一西洋物，或帶西洋書一冊，搜得者，滿船人悉誅死。事見張遜白《奉使日本紀略》。

詩諷

海虞錢宗伯謙益，一代偉人，操宇內文章之柄，一時名流，奔走翕集。晚自號蒙叟，賓朋諧謔，觴詠風流，躋貴仕，享高年，邇來文人，罕見其比。然其大節，或多可議。本朝罷官南歸，有無名氏題詩虎邱以諷之曰：「入洛紛紜興太濃，菀鱸此日又相逢。黑頭已是羞江總，青史何曾用蔡邕。昔去幸寬沈白馬，今歸應悔賣盧龍。最憐攀折章臺柳，撩亂秋風問阿儂。」又嘗作詩贈歌童入燕，纏綿哀豔。熊侍郎文舉和韻以諷之曰：「金臺玉峽總滄桑，細雨梨花枉斷腸。惆悵虞山老宗伯，浪垂清淚送王郎。」錢見之，不憚者數日。

義鶴

里中許氏園，有二鶴，其雄斃焉。歲餘，復有二鶴贈者。孤鶴踴躍避之，不同飲啄。雄者窺其無匹，意挾兩雌。孤鶴引吭長鳴，相搏擊。夕，雙鶴宿於池，則孤鶴棲於庭；其在庭，亦然。每月明風和，雙鶴翩翩起舞，嘹唳和鳴，孤鶴寂處不應。或風雨晦冥，寒湍激石，霜葉辭柯，哀音忽發，有類清角，聞者莫不悲之。主人因長其羽翮，縱之去。夫竊□之操，鋒刃不能變；□卵之性，寒暑不能奪，可以戒天下之為婦而不知義者。事見陳黃門子龍《雜識》中。

金蛇

細林山彭宏文，號素雲，法名通微，河南汝陽人。母夢一黃冠，食以大桃而有身。及長，傳太和張真人煉氣棲神之旨趣，遍遊中原，至雲間，擇居此山。明太祖遣中使宣召，值其羽化。命啟窺視之，正坐不倚，長爪繞身，特賜號明真子。今山頂有仙塚及丹井。相傳其爪甲隨風而化，變為金蛇，長三四寸，兒童捕置器中，以供戲玩，亦有封識宛然，條去不見者。止此山有之，他處無也。

麻衣僧

明季有麻衣僧，不知何許人，冬夏常被麻衣，人故以此呼之。形狀頗異，語默不常，偶發一言，往往有奇驗。性嗜酒，每出，路人競沽以飲之，自朝至暮，未嘗見其醉。與名醫吳端所者最契，吳密叩其休咎，曰：「汝享年甚永，然終當以兵死。」至本朝，年逾八旬，為亂兵所刃。郡吏聞其異，欲試之，黑夜遣一妓直造其榻，百方撫摩，寂然不動，笑曰：「別人跳不得，貧僧跳得過，速去，毋久混我也！」一旦，謂人曰：「此地不出數年，當罹殺戮之慘，我歸矣。」詢其所向，竟不答。未幾，醉倚西林寺橋而化。眾人置龕以焚之。適有人從北來，遇於京口，相與握手慰勞。計其時，即蛻去之日也。蓋神聖幻化，混跡流俗。予數歲時，曾蒙其一盼，惜幼稚無知，不能一叩宗旨，至今悔之。

異笠

陸尚書文宣公有一笠，相傳出自外國，非藤非草木，質輕而韌，傳五世不壞，竟莫辨為何物。曾孫慶裕，至今寶藏之。

補遺

雨沙

庚戌正月二□一日，天雨黃沙。

陶廣文

陶廣文，少有大志，負才名，屢上公車，報罷。秉鐸天臺，非其志也。自以才大被屈，憤懣不平，日招門下士，相與悲歌慷慨，共浮大白。嘗攜酒游石樑，訪金庭之古洞，眺赤城之朝霞，觸境自傷，不覺撫膺長慟。慟畢，復咄咄自問曰：「陶生陶生，爾乃遂至此乎！」竟以鬱結，疽發於背而卒。以孝廉之才器，自宜立致青雲，顧乃屈於卑位，生無萬鍾之享，死有伯道之痛，豈平生所為，間有不可告人者乎？不然，我不得而解矣。

龍門

辛亥五月□八日，鎮江月河鎮，有龍列陣而鬥，暴風驟雨，天氣晦冥，沿河民房，傾倒者無數。

月下白氣

□五日二更後，月色如畫，月下白氣紛紛，仰望如密霰。

鄉飲酒

古禮有宜舉行、有不必舉行者。行而不善，不如其已也。即如近日所行鄉飲酒禮，古先王敬老尊賢，本朝垂世立訓，煌煌鉅典，誠不可廢。奈當事不推其本，以為此不過奉行故事。有厚貲者，即得與斯典；而德行文章可範後學者，概置勿問也。東村有一土豪陳姓，西郊有一市儈黃姓，二人最微賤，胥以賄得之，雖不敢赴飲，而儼然以大賓自居。地方縱無老成耆舊，亦何至玷辱如此！夫子曰：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。乃對此輩而執驪趨迎，升歌合樂，毋乃輕朝廷而羞鄉黨耶？可為浩歎也。

僧詩無蔬筍氣

杼山釋肇崑，字雪坡，能為詩，婁江吳祭酒亟稱之。嘗以四韻見投云：「□載名山見下帷，曾攜彩筆上彤墀。靈和柳樹垂條日，句曲松風入夢時。著就玉杯追漢相，歌成香草怨湘累。自憐馬癖清狂甚，何處林泉寄一枝。」亦喜無蔬筍氣也。

宅怪

余廬北郭三□餘年，室非高明，從無鬼瞰。首春探梅鄧尉，半月歸家，人訴有鬼患，不信。既而怪異迭見，大約有聲無形，傍晚即歇，垂曉復作。頗憚余，偶一他適，即出為患。至孟夏，怪始絕。未幾，喪一子二女。姪孫治家亦然，隨喪二女。聞青溪諸進士嗣郭家其祟更甚，失一長子。總之不祥之徵也。然禁城內外，青天白日，鬼魅橫行，豈正氣伏藏，而陰邪遂肆狂逞耶？

相地

凡風水之說，莫盛於江西，然讀《青囊》、《海角》、《狐首》諸經，其言曰：「行因勢起，聚因勢止。起為來龍，止為坐穴。」又曰：「鼻頰吉昌，角目滅亡，耳致侯王，唇被兵傷。葬龍之腹，必後世福。傷其胸脅，朝穴暮哭。」考經按詞，尋龍察脈，其理茫昧，蓋有不盡然者。邇來谷陽范氏貫玉，世承家學，且居心純正，人不敢干以私。有某公子售地，一富商欲得之，公子以百金私囑。貫玉曰：「地果吉，何用酬？否則百金無庸也。」亟反其金。其以誠行術有如此者。今其子鑽、汧俱有文，能繼其業，抑亦為善之報也。

郡中藝事

本朝來我郡以藝著者，書學則有曹思邈、錢穀、沈楫。錢、曹皆名宿，而結構精勁，當推錢第一，晚年名益重，求書者戶常滿。丹青則有韓曠之山水，丁漢公之傳神。韓落筆蒼老，饒蕭散之姿。丁年甚少，每遇得意，輒復神似。醫術則有金時榆、章旭，幼科則王西月、王霽雲、曹叔明。金擅時名，章遇奇疾，往往見效。劉叟自邇善風鑿，亦□得六七。手談推張生呂陳，大江以南，擅國手之目。琴師則有金生德宏，然其人儉父，不堪相對。後起紛紛，俱不足道也。

自題行樂圖

「噫嘻董生，曷為而髡？不緇不黃，不賈不耕。泛泛中流，若梗與萍。口無戈矛，胸無棘荆。一丘一壑，載浮載沉。知我者誰？圖中之人。每相對而如語，庶與余兮結鄰。爾嘲我為蘆中之窮士，我亦笑爾為紙上之白民。」

呂道士

呂道士者，關外人，傳五雷法，能劾鬼怪，凡病家延之，其病立起。兼多藝，以伎遊人間。余贈以詩云：「瓢縮青螺髻，縑懸碧玉環。近從關外路，來往浙西山。橘實垂秋井，松花落釣灣。降真焚鵲尾，禮鬥夜方還。」